

閒話江浙戰爭

林光灝

——記民國十三年齊燮元與盧永祥之戰

孫總理討曹吳宣言

民國十三年九月五日，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，在廣州大本營召開軍事會議，決定督師北伐。

孫總理所以作此決定者，其故有三：（一）自直系曹錕竊總統之位，倒行逆施，爲國人所不齒，國內各方面業已形成反直大聯合。皖系段祺瑞、盧永祥，奉系張作霖，與孫總理均有接觸，信使往還，總理遂與奉張、浙盧成立協議，共抗直系，當時所謂「粵、奉、浙三角同盟」是也。時直系吳佩孚得英人資助，擾亂各省，謀實現其武力統一迷夢。先派楊×入川，孫傳芳入閩，至是又使江蘇軍閥齊燮元合孫傳芳夾攻浙江，盧永祥起而抵抗。

九月三日，蘇浙戰爭爆發於上海、蘇州之間。總理自不能坐視，蓋救浙即所以存粵，進而打倒直系軍閥。（二）廣州政府，自國民黨改組後，內部基礎雖漸鞏固，但廣州環境，仍十分惡劣，肘腋之間，禍變相尋。東江一帶，仍爲陳炯明、林虎、洪兆麟輩所盤踞，軍隊約三萬人；粵南爲鄧本殷

（時駐海南）、申保藩等所盤踞，軍隊亦約三萬人。而在政府旗幟之下者，計楊希閔之滇軍，劉震寰之桂軍，譚延闓之湘軍，朱培德之滇軍，許崇智之粵軍，李福林之福軍，樊鍾秀之豫軍，及其他部隊，其中固不乏忠貞無貳，爲黨爲國者；亦有假革命之名，行割據之實者，楊希閔、劉震寰尤爲貪橫不法。總理熟察內外形勢，擬假北伐良機，將各路驕兵悍將，分別調遣出粵，予粵民以保養生息，並爲革命另闢一新天地。（三）藉此統一財權，將粵省內部之財政，徹底整理。總理因於軍事會議中，議定：

（一）將大本營移設韶關，親督各軍，駐節於此，命各軍分路入江西、湖南。

（二）命胡漢民留守廣州，代行大元帥職權，並兼廣東省長，以鞏固後方。

（三）委廖仲愷爲財政部長，兼廣東財政廳長，又兼軍需總監，俾集中財權，整頓稅收，以供餉餉。

（四）任譚延闓爲北伐軍總司令，督促各軍前

進。部署既定，總理即發表討賊宣言（亦稱討伐曹吳告軍民文）略曰：

「去歲曹錕玩法行賄，濫亂選舉，僭竊名器，自知倒行逆施，爲大義所不容。乃與吳佩孚同惡相濟，以賣國所得，爲窮兵黷武之用，藉以摧殘正類，銷除異己，流毒川閩，四海同憤。近復嗾其鷹犬，驟突浙江，東南富庶，橫羅鋒鏑，似此窮兇極惡，誠邦家之大慙，國民之公仇。……今者烽烟雖未靖於東江，而大戰之機已發於東南，漸及東北，不能不極其緩急輕重。古人有言：「豺狼當道，安問狐狸」。故遂刻日移師北指，與天下共討曹吳諸賊。民國存亡，決於此戰，其間絕無中立之地，亦絕無可以旁觀之人。凡我各省將帥，平時薄物細故，悉當棄置，集其精力，從事破賊，露布一到，即當剋期會師。凡我全國人民，應破除苟且姑息之見，激勵勇氣，爲國犧牲。軍民同心，以當大敵。務使曹吳諸賊，次第伏法，盡摧軍閥，



江浙戰爭主角之一，江蘇督軍齊燮元。

實現民治。十三年喪亂之局，於茲救平，百年治安大計，從此開始，永奠和平，力致富強，有厚望焉。布告天下，咸使聞知。」

正當總理在廣州發表討伐曹吳通令之前二月，齊盧之戰又稱「江浙之戰」正式爆發，當時齊燮元是江蘇督軍，盧永祥是浙江督軍。江浙兩省老百姓誰也不想打誰，要打的只是這兩箇北洋軍閥。

那麼他倆為什麼要打起來呢？

齊盧結怨關鍵所在

首先是他倆派系不同。齊屬於北洋軍閥的直系，而盧則屬於皖系。直系先和奉系聯合，打倒了皖系；但盧永祥的地盤却因偏於東南，並未隨皖系頭子段祺瑞的垮台而喪失。接着直系又跟奉系打，奉系大敗，但他們的頭子張作霖是不甘心

的，退出關外後，積極的招兵買馬；力圖報復，而且又和皖系勾結起來，打算一起來對付直系。

直系的頭子曹錕這時已靠賄選當上了大總統，知道奉皖兩系是自己的大敵，但一時消滅不了他們。他的一班心腹，有主張先聯絡皖系解決奉系的，也有主張先結好奉系解決皖系的。吳佩孚屬於第一派；齊燮元、孫傳芳等屬於第二派；但都各懷鬼胎，專為自己打算，並不真正為他們的頭子曹錕着想。

盧永祥以皖系餘孽，處境原極孤立，却在這種微妙情勢下暫時保有浙江地盤。然而齊燮元和他的關係還是一直很緊張，雙方結怨的關鍵就爲了號稱十里洋場的上海。

上海爲中國最大的進出港口，人烟稠密，商業繁盛，遍地黃金。按照地域來分，這塊肥肉應該歸江蘇所管轄。可是奇怪得很，從民國初年起，上海却一直屬於浙江督軍的勢力範圍。浙督盧永祥自己當初就是淞滬護軍使，他們的頂頭上司則爲浙江督軍楊善德。楊善德死後盧永祥陞任浙江督軍，便把他部下的旅長何豐林提拔起來，接任了淞滬護軍使；因而實際上上海仍歸盧永祥掌握。

齊燮元繼李純而爲江蘇督軍之後，對此極爲不平，久想從盧手裏將上海奪回來，却又不便無故發動攻勢。民十三年初，上海警察廳長徐國樑被老同盟會會員李達生在溫泉浴室開槍打死了，盧永祥懷疑是齊燮元派人所幹的。齊雖然實在沒有幹這件事，但很想趁此插手到上海來，便和江

蘇省長韓國鈞會銜指派了一個蘇州人申振綱來接任警察廳長。盧永祥和何豐林當然不答應，急忙先把原來的一個科長陸榮鑑陞任警察廳長，搶先接事。齊燮元不但目的未達到，而且弄得很窘，對盧也就加深了仇恨。

直系另一大將孫傳芳，此時剛在福建使用陰謀詭計趕走了原任督軍王永泉，又覺福建地方複雜，財稅收入也不夠好，因而也垂涎到浙江來。他和齊燮元便定下南北夾攻之計，企圖迅速解決浙江都督盧永祥。偏偏王永泉的部下臧致平、楊化昭兩人，帶了一部份隊伍投奔浙江，爲盧永祥所收容。於是齊、孫兩人借此爲由，取得曹錕、吳佩孚的同意，正式出兵，「討伐」盧永祥。

盧永祥以一敵兩（齊、孫），實力原是不够的，縱然收編了臧、楊舊部，也很難濟事。但奉系的張作霖却要利用他在東南牽制直系，因此竭力鼓勵他，又送了他一批軍火和現款。同時廣州的孫總理也表示支持他，於是這一場內戰便正式爆發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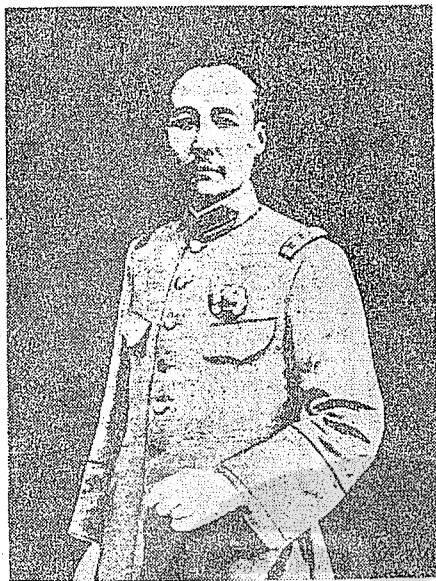
齊燮元不但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調上了前線，還邀約江西的蔡成勳，安徽的馬聯甲一起出兵，聲勢似乎很大。實際上贛皖兩軍一直不曾發動，而齊的部下如陳調元、朱深、鄭俊彥、白寶山、官邦鐸各師，都是十足的「老爺兵」，戰鬥力很差。所以盧永祥的兵儘管在數量上比齊燮元少得多，照樣能頂得住。雙方在嘉定、太倉、宜興、長興一帶，不進不退地膠着了三四十天。每天只在下午互轟一陣大炮，便各自跑出戰壕，到附近

村鎮吃喝嫖賭去。簡直不是打仗，而是在開玩笑似的。

但福建那邊的孫傳芳就不同了。他的部隊既比齊燮元的蘇軍為精銳，而他的手段也較齊燮元高明。他早打聽得盧永祥屬下的那些浙江籍文武官員，對盧永祥並不是真心的擁護，便不惜重金賄賂，派人去暗中聯絡，因此他的兵一開進浙江省，便勢如破竹，很快就打到蘇浙交界的楓涇，使盧永祥窮於應付，束手無策。

當孫傳芳的兵出動之初，齊燮元心裏就很矛盾。他一面希望孫傳芳能打得好，協助自己，夾攻盧永祥；一面又怕孫傳芳成功得太快，不但佔領了浙江，還把上海也先搶了去。因此他除竭力從正面進攻外，又函電四出，向各方面求助。

安徽的馬聯甲，江西的蔡成勳和齊燮元雖都



直系大將孫傳芳，他在福建趕走督軍王永泉，和齊燮元約定南北夾擊浙江都督盧永祥。

是直系，但兵力有限，對於打盧永祥也不感興趣，所以表面上儘管敷衍，實際上始終沒有真正參加。

齊燮元四處討救兵

此時齊燮元討救兵一直討到遠在湖北的蕭耀南。蕭原無意派兵助戰，事有湊巧，先前他奉了吳佩孚之命，派往四川去幫助劉存厚的鄂軍第五混成旅，恰好由於川局發生變故，不得不撤回湖北。蕭耀南知道這第五旅旅長張允明是個工於心計十分難於控制的傢伙，便做個順水人情，立派張旅搭輪東下，給齊燮元助戰。既做了人情，藉此又送去了一個壞蛋。蕭耀南確是一舉兩得。大飯桶齊燮元那識箇中奧妙，頓時十分歡迎，忙把張允明旅送到前線。

盧永祥好像故意和齊燮元為難似的，從開火的一天起，便把自己的部下精銳都調在南翔、黃渡、長興、宜興一帶，與齊部對壘，寸土不讓。就是到了孫傳芳部已長驅入浙，背腹受敵的時候，盧永祥還不肯後退。齊燮元寵信的那些大將，只是天天假造捷報，像哄小孩子般哄着他。

這時孫傳芳的前鋒盧香亭所部已越過浙江，打進了江蘇的松江縣。孫傳芳眼看上海垂手可得，那有不動心之理。可是齊燮元志在上海，這一點孫傳芳是很清楚的，如果自己公然去搶，齊燮元那肯罷休，讓上面的曹錕、吳佩孚知道了也不好，因而不免有些躊躇。事實上齊燮元也早在担心了，曾經發

過幾個電報給孫傳芳，希望孫不再前進，把上海讓給齊燮元自己。

就在這時，鄂軍第五旅旅長張允明大約已看出便宜來了。這個鬼靈精急忙祕密動員，叫部下輕裝疾進，抄小路從安亭那邊一下子趕到了龍華附近的梅家隴。顯然他是事前取得了孫傳芳默許，否則他也通不過去。

在孫傳芳看來，與其讓齊燮元的嫡系部隊奪佔上海，還不如暫時把這塊肥肉放在張允明的嘴裏嘗一嘗的好。張允明與齊燮元毫無淵源，兵力也不過一旅人，不怕他不受自己的牢籠。那將來的局面，依然可以像盧永祥與何豐林一樣，上海名義歸張允明，實際上歸他孫傳芳。齊燮元要怪也怪不到他了。曹錕、吳佩孚要發脾氣，也有張允明做擋箭牌。自己既得實益，又充好人。

戰爭拖延到十月十三日盧永祥眼見大勢已去，無可掙扎，只得通電下野，帶着何豐林等一班心腹坐上輪船，逃往日本流亡。當天，張允明的鄂軍便衝進了已無一兵一卒的龍華。這個姓名不見經傳的鄂軍旅長，就此平地一聲雷，一度成為上海實際的統治者。

那麼，齊燮元的十幾萬大軍又在幹什麼呢？說他們在睡覺，也不算冤枉。但一方面也不能不怪齊燮元的運氣實在太差。盧永祥等一走，照理說，蛇無頭不行，浙軍應該全部垮台的。可就是就在這時候，偏偏又殺出了一個程咬金來，那就是皖系首領段祺瑞的智囊綽號小扇子的徐樹錚。自從皖系被打垮後，向來人緣不佳的徐樹錚一直栖栖皇皇，十分狼狽。齊盧之戰發動的時候

，他正在外國，聽到這個好消息，急忙趕回，那知才到上海，盧永祥已決定通電下野了。他心裏當然不甘，一方面也自負「幼讀兵書，深通戰略」，還想利用這盤殘棋，硬闖出一個新局面。於此他就當仁不讓地把盧永祥的兵權接了過去。

盧的部下也因作戰兩月，始終沒有吃過敗仗，就此解甲投降，一股氣實在嚥不下，既然徐樹錚肯出來當統帥，也願意再拚一拚。其中特別是福建逃來的戚致平、楊化昭的部下，眼看已經無路好走了，更加激發了困獸猶鬥的決心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齊燮元的那些老爺兵又怎麼能進得了上海呢？若非徐樹錚的名氣太臭，上海租界當局爲了維持界內市面，不容許他再鬧下去的話，恐怕那位大飯桶的齊撫帥到當年年底也莫想走進上海。

總算上海租界幫忙，向小扇子徐樹錚下了最

嚴厲的警告，把徐氏趕走了，齊燮元所部才能陸續挺進，正式入駐上海。然而這時候留給他的只剩上海市面最差，入息最少的閘北區。齊燮元對這種局面，不由興緻索然，因而「車駕」到了真茹，便在當時的暨南大學裏留了下來，始終沒有踏進上海市區。他對上海這塊好地盤垂涎了多年，爲了它又打了一兩個月的仗，結果却只能挨到一些邊，亦云慘矣。

而孫傳芳的心情則恰與齊相反，浙江的地盤已經到手，他跟張允明的條件亦已講妥；淞滬護軍使由張允明接充，但把他的部隊改編爲浙軍第一師，實際上就是歸孫節制。所以孫傳芳不但到了上海，接見士紳，大宴賓客，還要開玩笑地電給價在真茹的齊撫帥（燮元），表示歡迎，請他來上海杯酒聯歡。齊燮元接了電報，啼笑皆非，又不好破臉，少不得也要假惺惺地覆電婉謝

。但齊燮元這時留在真茹倒也不是閒著。盧永祥的殘部集結在吳淞與江灣一帶，正爲了遣散費問題和他討價還價，大開談判。一忽兒軟，一忽兒硬，弄得他頭痛萬分。酒和菜都到了孫傳芳和張允明的肚子裏，桌子倒要他齊燮元去抹，這位蘇皖贛三省巡閱使真稱得起是天子第一號的大冤桶。

鄂軍旅長坐收漁利

這時直奉二次大戰序幕已將揭開，吳佩孚爲鞏固後方，不得不給齊燮元一些好處，便迫着蕭耀南電召張允明率部回鄂，後來甚至吳佩孚自己也下了命令。不料張允明十分刁滑，滿嘴服從，其實一天天的拖下去，先要開拔費，又要補充械彈，齊燮元百般忍耐，一一照辦，但是等到開拔費和械彈到手，張又變卦了。有一天，張所要的運兵火車也已由鐵路局掛好了，但張的部隊，却像小學生遊戲似的，前面上車，後面又下車，還是賴着不走。

迨後孫傳芳接到了直系頭子曹錕的密令，不得不表示放棄收編鄂軍，並裝得很誠懇地催促張允明儘速開拔回鄂；無奈張允明就像生了根似的，說什麼也不肯走。

齊燮元急了，只得先派他部下大將宮邦鐸在閘北粵商會館掛起招牌，宣告就任爲上海鎮守使，與張允明自封的淞



浙江督軍盧永祥。



淞滬護軍使何豐林，他原是盧永祥部一旅長。

滬護軍使唱起雙包案來。這著棋看似很凶，其實又下錯了。反而讓張允明找到藉口，更加蠻幹起來。他知道自己這麼一個小小的旅長，既把齊燮元、吳佩孚都得罪了，孫傳芳又不敢再支持他，以後休想在直系裏混下去，於是他決定靠上海這塊地盤，另行擇主而來。

就在這個當口，直奉二次大戰已由揭幕而進於火拚，和奉系向有勾結的皖系人物便大肆活動，到處聯絡拉攏，想抓一些人馬在手裏，作為將來分贓的本錢。盧永祥留在上海的謀臣策士，看出張允明的態度曖昧，認為有機可乘，便暗中和他接洽，把他拉了過去。許多何豐林時代的紅人，一時僕僕龍華道上，成為張允明的上客。

直系方面終於也聽到了風聲，吳佩孚便霸王硬上弓地調派了兩艘招商局輪船，泊在黃浦江裏，要把張允明的部隊押運到北方去。可是張允明



江西蔡成勳齊燮元曾邀約他出兵助陣，但是他一直不曾發動攻勢。

還是一味陽奉陰違，口頭總是「立即啓程」，暗地裏却找出種種藉口作為抵制。

他這一手果然做對了，不久，馮玉祥倒戈，直系大敗，段祺瑞再被捧上執政地位。在段氏所發表的一批新貴中，鄂軍旅長張允明的大名也赫然在內，居然變為北京

政府正式任命的淞滬護軍使，而齊燮元、孫傳芳等的地位，反因直系戰敗而動搖

了。可是張允明的好景也維持了不久，第二軍張宗昌的皮帽子兵一到上海，這個在齊盧之戰中因緣時勢，坐收漁利的鄂軍旅長只好乖乖地讓下台來。從此銷聲匿跡，不知所終。

二百五十歲人瑞實記

楊森·李震等著 現已出版定價叁拾元

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，及其延年益壽之術，自在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，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，密切注意，頃應讀者要求，輯印成書。定價叁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立即寄書（郵票通用）

王道等著 中外珍聞

第二冊出版 定價陸拾元

「中外珍聞」內容包羅萬象，文字精采百出，每篇各成單元，全書富有歷史價值，百讀不厭，第二冊要目：王道：九九日軍投降記。蔣君章：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。郭岐：南京大屠殺。趙宗鼎：憶戰時陪都重慶。褚問鵬：羅卓英揚威域外。費雲文：戴雨農與鄭介民。喬家才：張敬堯故都伏法等傑作十餘萬言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